

欣於所遇

陸儼少章汝爽翰墨緣



欣於所遇

陸儼少章汝奭翰墨緣

石建邦
編

上海書畫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欣於所遇：陸儼少章汝爽翰墨緣 / 石建邦編. --
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2013.10
ISBN 978-7-5479-0685-9

I. ①欣… II. ①石… III. ①漢字－法書－
作品集－中國－現代②中國畫－作品集－中國－現代
IV. ①J222.7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13)第230093號

欣於所遇—陸儼少章汝爽翰墨緣

編 者 石建邦
責任編輯 孫 揚
審 讀 曹瑞鋒
裝幀設計 方燕燕
技術編輯 錢勤毅

出版發行  上海書畫出版社
地 址 上海市延安西路593號 200050
網 址 www.shshuhua.com
E-mail shcpph@online.sh.cn
設計制作 上海維翰藝術設計有限公司
印 刷 上海盛隆印務有限公司
開 本 1/16 787 × 1092
印 張 6
印 次 2013年11月第1版 2013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 數 1-2,000
書 號 ISBN 978-7-5479-0685-9
定 價 120.00圓

欣於所遇

陸儼少章汝奭翰墨緣

石建邦
編

上海書畫出版社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陸儼少（左）與章汝璽（中）相聚於滬上某畫展。



我與陸儼少的一段翰墨緣

章汝爽

陸儼少自幼師從王同愈。王爲清末進士擢翰林，後告老返里。在其熏陶下，陸在經史方面亦曾下功夫學習。惟自幼雅愛丹青，王曾將所藏王時敏手卷真迹，付其臨摹。故其文字的基礎扎實，習畫之路亦比較正。

二十世紀五十年代雖曾遭際蹭蹬，但旋即反正，也曾下鄉體驗生活，其時所作農村人物生活小景，俱見造型能力之強，亦頗見功力。

至六十年代，其山水畫已臻爐火純青，可謂元明清之後集中國山水畫之大成者，其與張大千、吳湖帆諸人之不同，在於前者多逞技法之能，而陸更以韻勝。以氣格論，陸當在張、吳之上。

辛酉（一九八一）年，我在人民公園舉辦個人書展，旋即進入書協，半年後退出。越二年，《解放日報》老記者許寅要我爲他寫蠅頭書前後《赤壁》，指定後面要有三尺拖尾紙。我寫好送他，他旋即送往申石伽老先生處，請他作《赤壁圖》。申留置月餘未報，後電許，稱其畫不稱其字，當代惟陸老畫相配，可稱雙璧。其後許以《法制報》記者身份，爲某項案件至浙省訪省委書記王芳。順道訪陸，請其作畫。陸爲其作水墨山水《赤壁圖》，瀟灑淋漓，可稱傑作。在交許畫件時，要許帶話給我說，如我願給他作書他願爲我配畫，請許代其先容。不數日，陸老來電約時見面。我當即選好兩張舊紙，寫好兩幅《赤壁》。其一紙雖舊，但拖尾較短；另一幅較精，拖尾亦長。另帶一張清代料半紙，求陸老寫一個行書小手卷。

不數日，我即往訪陸，晤談至歡洽。他果然選取一張較好的留下，並答應我在另一張畫好電話聯繫我。當我將料半紙給他請他寫手卷時，他說難得你喜歡我的字，但他們說我的字是畫家的字。我說一些人看慣了庸脂俗粉，我們不去管別人的議論吧，我還退出書協呢。不數日，他電話聯繫我，要我去取書畫件，那天也談得

十分投契。他留我午飯，并取出兩件最得意的作品給我看。一件是杜詩《秋興八首》詩意大手卷，八首詩均以寸半行楷書分插在八幅畫作之前，高約一尺寬二尺有奇，字畫均爲着意精能之作，後有葉恭綽等名家題識，備極贊譽。我仔細觀賞之後，以爲平生所見陸老佳作此爲壓卷。他告我上海博物館曾幾度訪他，要求收購，都被他婉拒了，也從不輕易示人。在他辭世後，我也曾遍閱所刊行的書畫精品集，均未見刊載，可見其深自珍秘。另一件爲行書小手卷，高不足十厘米，長可丈餘，極精。據告也是不輕易示人的（也未見刊行）。這是一九八四年的事。

一九八六年春，我爲籌建華東市場協會赴杭開會，隨帶着一九八四年寫的《阿房宮賦》小楷，幅高七點五厘米、長一米，字占三十厘米，拖尾畫占七十厘米。那天下雨，晚飯後我冒雨往訪陸老，相談甚歡。那天還談及家父舊藏王晉卿《煙江疊嶂圖》卷。陸安慰我說，異日你寫好蘇題長歌，我爲你畫煙江疊嶂。臨別我取出蠅頭《阿房宮賦》，指着後面拖尾紙說，先請你畫《阿房宮圖》。他看了之後說『我畫不來界畫』。我說哪個要你畫界畫，寫意就好。不數日，他畫好後以挂號信寄了給我。我看之後以爲畫幅雖小但小中見大，極精彩，用色也極美。越二年，我請人精裱後請沈子丞爲我寫了引言。

一九八七年丁卯，我以兩張同樣尺寸（各約五尺）清代佳紙，其一寫好《煙江疊嶂長歌》，連同另一張白紙寄陸老請他畫《煙江疊嶂》。到年底，他來信說，畫已就，但不便郵寄，祇好等靠得住的人托帶給你。次年正月，適王一平氏往杭州看他，他就托王氏帶來給我。他在畫後左上方作一小花押，裱工師問我要不要去掉，我說不要去掉，這是畫家有意爲之的，以防『物忌』之意。

茲值是書出版之際，回首前塵，不禁感嘆歎歎。惟望識者不以我爲妄自矜重見責。

欣於所遇

記與章汝奭先生的交往

曾文

我瞭解陸儼少先生與章汝奭先生合作的手卷完全出於偶然。

二〇〇一年初，我在北京一家中央大型外貿企業工作，每年風風火火地忙於外貿業務，經常在不同國家出差，會談和處理緊急事務，倍感工作壓力沉重。那時，我購買了很多畫冊，也慢慢習慣於在倒時差的時候或在難以入睡的深夜，有意識地拋開一切所想所思，拿起一本畫冊來細細地品味、欣賞，讓自己躁動不安的心情平靜下來，從而能够養精蓄銳，應付第二天更多的工作。一年多下來，我逐漸發現自己對陸儼少先生的山水畫產生了濃厚的興趣，特別是陸先生的冊頁與手卷，因其學養深厚，才情出衆，作品小中見大，貴有古意，格調高雅，無論題材內容、思想深度、還是筆墨技巧都適合我這樣的『國際飛人』在獨處時靜心之用。

於是，我想，如果我有陸先生的手卷或小冊頁能在家中不時欣賞，該有多好呀！這時，通過互聯網的查詢，我偶然看到有報道提到了陸儼少、章汝奭合作的《赤壁夜游圖卷》和陸章一段神奇的交往經歷。

章先生是一九八三年（癸亥）認識陸儼少的。陸先生一看到章先生的蠅頭小楷就贊不絕口地說：『簡直是鬼斧神工。』一九八四年春天，陸儼少先生爲章先生寫好的一幅蠅頭小楷《前後赤壁賦》手卷配畫《赤壁夜游圖》。兩人歡叙適時，談藝十分契合。

我平時非常留心地關注各種拍賣會信息，特別是有意收集我想收藏的陸儼少先

生各種手卷信息，但是適合我的收藏品一直沒有出現，不是因為自己財力不濟，就是自己覺得某拍品的詩、書、畫不夠盡善盡美，如傾我所有去收藏會有遺憾。

二〇〇四年正是中國藝術拍賣市場大發展之年。五月中旬，我在北京一家知名拍賣行的春季藝術品拍賣圖錄中驚喜地發現了陸儼少、章汝璈合作的手卷《赤壁夜游圖》，這不正是我想要收藏的精品嗎？所幸的是，拍賣公司在圖錄上對這件作品僅僅簡單地標識為『山水手卷』，對其鈐印、題識、引首和卷尾題跋的記錄描述并不是很到位，特別是對章先生題跋中詳細描述的陸章合作歷史隻字未提，就像一顆完美的珍珠却絲毫不起眼地、靜靜地躺在角落，等待有緣人去發現。當我在預展上仔細看過拍品之後，更加確定了它的價值，堅定了自己的判斷。

不知道是不是由於上述原因，拍賣會上雖然熙熙攘攘，人聲鼎沸，但對陸章合作的《赤壁夜游圖》的競價並不激烈，祇是兩三個回合，我就如願以較低的價格拍到了夢寐以求的精品。當天晚上，我欣喜若狂，把手卷小心翼翼地展開，欣賞了好多遍才安然入睡。

〔一〕金寶山：《筆耕墨耘，領藝苑風騷——記書法家章汝璈及其與畫家陸儼少的友誼》，刊《收藏》雜誌一九九九年第十期（總第八十二期），第十三—十五頁。

在那以後，我更加關注有關陸章合作的背景。關於陸章合作，除了在互聯網上有很多消息外，我看到在西安出版的一九九九年第十期《收藏》雜誌也詳細地描述了他們合作的三幅圖卷的情況〔一〕。此時，我才瞭解，陸章合作手卷其實有三卷之多，即《赤壁夜游圖》卷、《阿房宮賦圖》卷及《煙江疊嶂圖》卷。

特別是《煙江疊嶂圖》手卷，更有一段不尋常的故事。那是因為在陸章交往中，陸先生得知，上海博物館收藏的蘇東坡題長歌、北宋王晉卿《煙江疊嶂圖》手卷，原是章先生父親章佩乙最刻骨銘心的舊藏。陸先生見章先生每每談及總是悵悵不置，感嘆不已，便在章先生行書蘇詩長題後為其作畫，并題識稱『名迹在前，勉為繼作，真慚惶煞人也』。

陸先生與章先生交流藝術惺惺相惜、志趣相投。陸先生的畫和章先生的蠅頭小楷珠聯璧合，相得益彰，這些精品圖卷正是他們情深意篤友誼的真實寫照。

每一次我展開《赤壁夜游圖》獨自欣賞的時候，都會深深地為陸章精湛的藝術造詣所折服，為彼此交往的君子友情而感動；每一次我都會萌發一種強烈的意願，希望有機會能夠近距離地接觸章汝奭先生，瞭解他與陸儼少先生的交往過程，親耳聆聽他關於藝術與人生的理解。

二〇〇四年十一月，我終於通過各種渠道瞭解到章汝奭先生在上海的住址和電話。而正在這個時候，上海的一家拍賣行正在拍賣陸儼少先生與章汝奭先生合作的另一個手卷《煙江疊嶂圖》卷。

為了證實拍品的真實性，我懷着興奮而又惴惴不安的心情撥通了章先生的電話。在簡單地說明目的後，章先生用京韻十足的普通話在電話裏告訴我，那正是他委託的拍品。第二天，由於作品精彩，傳承有緒，拍賣場上競爭激烈。因為太過喜歡，我舉牌時幾乎沒有考慮自己的承受能力。結果經過多輪舉牌，我才以遠遠超出自己當時心理底線的價格拍到這幅手卷。後因為積蓄不夠，我不僅要與拍賣公司多次商議延遲付款，還找多個做生意的同學借錢，隔了一段時間，總算把拍品拿到手。現在看來，雖然歷經『衆裏尋她千百度』，但那時的不冷靜，卻讓我很幸運地收藏到了陸儼少先生與章汝奭先生的合作精品，也在我的人生中注入了另外一種依托。

二

上海，冬季，一個不算太冷的日子，我來到上海古北路的一棟老式住宅，第一

次拜訪了章汝奭先生。

章先生的家并不大，小小的客廳又兼為書房，佈置簡樸而又富有書香氣息。因為在一層，書房外面連接院子處又另外搭出一間很小的臥室。作為一位碩學前輩，家居平和、簡樸，使我油然而生欽佩之情。

話題從我收藏的他與陸儼少合作的手卷開始。我就像一名小學生一樣，恭恭敬敬地向他匯報了自己收藏的心路歷程。章先生微笑着看着我，時不時插問兩句，因為我來自北京，又是在一家大型中央外貿企業工作，似乎章先生特別有興趣聽我講出國談判、項目管理上的故事。隨着談話的深入，以及章先生介紹自己的家學和經歷，我才漸漸感到我們的相識應該是冥冥中的天意。

章家係蘇州名門，其父章保世先生曾在北洋政府就任高官，是京城有名的收藏家。章汝奭先生就是地地道道的生在北京、長在北京，直至十七歲考入成都的金陵大學（今南京大學，時因抗戰爆發而西遷）外語系。後來，章先生輟學，常駐機場擔任戰時卡車調配及與美軍空運辦公室的聯絡工作。抗戰勝利後，章先生在北京小住後就回到上海，先是在上海稅專學習，後在上海海關工作直至一九五五年。之後，章先生調入上海食品進出口公司，做外貿業務。『文革』開始，雖屢受批鬥，但矢志不渝。一九七〇年到一九七八年底被下放南京梅山勞動，條件極其艱苦，却堅持每天練字、閱讀古籍。一九七九年調入上海外貿學院（今上海外貿大學）任教，擔任研究生導師、學院學術委員會委員，最先在國內開設『國際營銷』課程，是我國著名外貿專家、廣告學權威。

章先生頗有一派古君子之風，談吐風雅，又間雜柔軟熟練的英語，對我這樣的後生小子沒有絲毫狂狷之氣，但縱論天下時事，往往宏論精闢，切中時弊。章先生從家學、書法、文章、古文談至與陸儼少、沈子丞、高二適等人的交往，又從